

The background of the slide is a close-up photograph of pink roses and scattered petals. The petals are covered in small, clear water droplets, giving them a fresh and dewy appearance. The colors range from light pink to a deeper magenta.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is image.

# 雲姐的生命故事

做人要自己靠自己，不要靠人





## 目錄

全家合照----P.3

婚姻・家人----P.4-7

童年----P.8-11

工作----P.12-13

有子女後的生活----P.14

日治時期----P.15-17

文革----P.18

醫療----P.19

教育----P.20

所見「趣事」----P.21

現在的生活----P.22

平日活動----P.23

消閒活動----P.24

義工感想----P.25



## 合照

### 全家合照

上左起是我的三女，她後嫁至日本，而且精通多國語言，在三女旁邊的是六子，現在是健身教練，居住在香港，然後是四女和他的丈夫，現在兩人也是居住在香港，而最後是五子，現在在機場辦公室工作。

下左起是我二媳婦和二子，二子是的是士司機，和我一起居住在香港，然後是我和我丈夫，最後是長子和長媳婦，長媳婦是個看護。

你我在愛的名義下步入聖殿。接受全世界最誠心的祝福，SAY YES! 這是我們彼此的共鳴.....

# 婚姻・家人

我的名字叫雲姐，今年 78歲，祖籍廣東省東莞。父親早逝，是家中的獨女。我在18歲時已結婚。現在我有一個孫，30歲，他小學就讀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，中學就讀聖士提反書院，大學就讀香港大學。會考時以19分考上大學。現在已畢業，於股票行工作。

我和我的孫很少來往，因為他從小學一年級開始便寄宿至大學畢業。他有時候也會來探望我，大約一星期一次。

# 婚姻・家人

我的丈夫是由媒人婆介紹的，在婚前曾與他見面瞭解。丈夫生前是在屈臣氏做搬水工人，但是，他已經離世三年了。我們婚後生活並不富有，也不特別覺得幸福。

三十歲時，是我人生中過得最苦的時刻，當時，要去幫人「揀石仔」，結果弄傷了手指。但是，由於有六個子女，所以要努力工作賺錢。幸好子女也算「生性」，一直不用我太擔心。





## 婚姻・家人

每年生日，子女們都會帶我到外面吃飯，作為慶祝。在吃完飯後，更會給300至500元予我「買野食」呢！



## 婚姻・家人

現在我的子女都50多歲了，其中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更已移民國外，他們分別移民至新西蘭、加拿大和日本。他們很少回香港探望我，因為機票十分昂貴，而且子女賺的錢不算多，但我們仍保持電話聯絡。

剩下的三名子女在港陪伴著我，二子是計程車司機，他、二媳婦和他的一子一女現在與我的關係最好，因為我們住得比較接近。可是他的工作時間長，所以我與他很少時間相處。

四女在百佳做「大家姐」，只需吩咐別人工作；六子是健身教練，他有很多學生呢！



# 童年

我小時候生活困苦，沒有足夠的食物、沒有讀書機會，更加沒有玩具等娛樂。

我居住在農村，那裡的人是耕作和捕魚為生。上午6時他們就赤膊上身，穿著短褲下田工作。我還記得那些農夫的膚色很像「摩羅差」呢！他們在上午10時就會吃飯和午睡，還記得他們吃飯的器皿很深很闊，他們的飯量確實驚人！下午1至2時就繼續工作直至5時，之後他們就會回家休息，要不就到祠堂聚在一起坐著聊天。



# 童年

珍惜

與你的時光

而那些捕魚的人要潛水下去才捉到魚，他們亦會用大篩捉蝦，然後把大部分的魚和蝦即場煮來吃，他們一邊吃一邊聊天，這樣就過了一天，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們的鮮味，真是太美味了！可惜現在已經吃不到那麼鮮美的海鮮了。他們把剩下的魚和蝦拿去賣，當時這些可以賣到很多錢的。

# 童年

我的家也有種米，我要到田裡幫忙工作如插禾、割禾等。

我最怕的就是躲在田裡的水蛭，他們滑溜溜的，一旦黏附在手腳，要用手把牠們拿掉或者等牠們吃飽後才走。我不敢直接用手拿掉，所以我用草把水蛭打結，然後扯掉牠們。但後來因農藥的出現，水蛭才不復存在。

在1945年，我還是10歲，日本仔還未離開，我與同村的老婆婆偷偷渡到香港，我和老婆婆偷偷的躲在貨車的卡位裡，又躲在火車載著煤炭的地方。當時，被火車煙筒的灰弄得我倆一面全是灰，好不狼狽！



# 童年

初到香港時沒有認識的人居港、沒有工作、沒有衣服、沒有足夠的食物，很慘。因為沒有錢，所以自己就在街市或天臺睡覺，不過當時還有很多人都與我有相若的情況，肚子餓的時候就在街頭問人拿冷飯吃，又試過偷東西吃。另外，自己又沒有替換的衣服，要到灣仔買舊衣服。那些衣服要到街口洗滌，然後拿到天臺晾乾，但試過被其他人偷去，結果沒有衣服可更換，要一早去找泥工佬擔石仔賺錢，生活實在很苦。

在我14至15歲的時候，居住在姑姐家中，最後居於銅鑼灣的木屋。

# 工作

我曾做過多份工作，如做搬泥工、擔水、在街上擺賣、拿植物回去種植、「揀石仔」、穿膠花、珠仔和胸圍扣等。

擔泥沙需長時間工作(上午8:00-下午6:00)，每天賺2元，因為要消耗大量體力，又沒有錢吃不飽，真的很辛苦。後來有去過街市賣東西，又試過幫人擔水上山頂的木屋，每擔1元。



# 工作

我亦曾上山採竹葉拿到街頭賣，但街頭的人都「呃秤」，3斤的竹葉強行說成2斤，但為賺錢只好無奈接受。

而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到街上擺賣時不幸被警察抓住，把所有貨物都充公。結果花了三元去擔保外出，第二天就要上法庭交五元罰款。在當時來說已是一筆大數目了！

# 有子女後的生活

婚後生活依舊貧困。吃的是腐乳、類似泡飯或者是粥。那時候我們沒有零食。只能買到一毫子一包的蛋糕碎，兩毫子2個的隔夜麵包，有時候我們會拾隔夜麵包碎抬上木屋賣一毫子2個。



## 日治時期

因日軍侵華，當時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，人們生活艱苦，所以很多人都會湧至米舖搶購白米。當時自己已算較其他人幸運，可以吃到腐乳、豆腐、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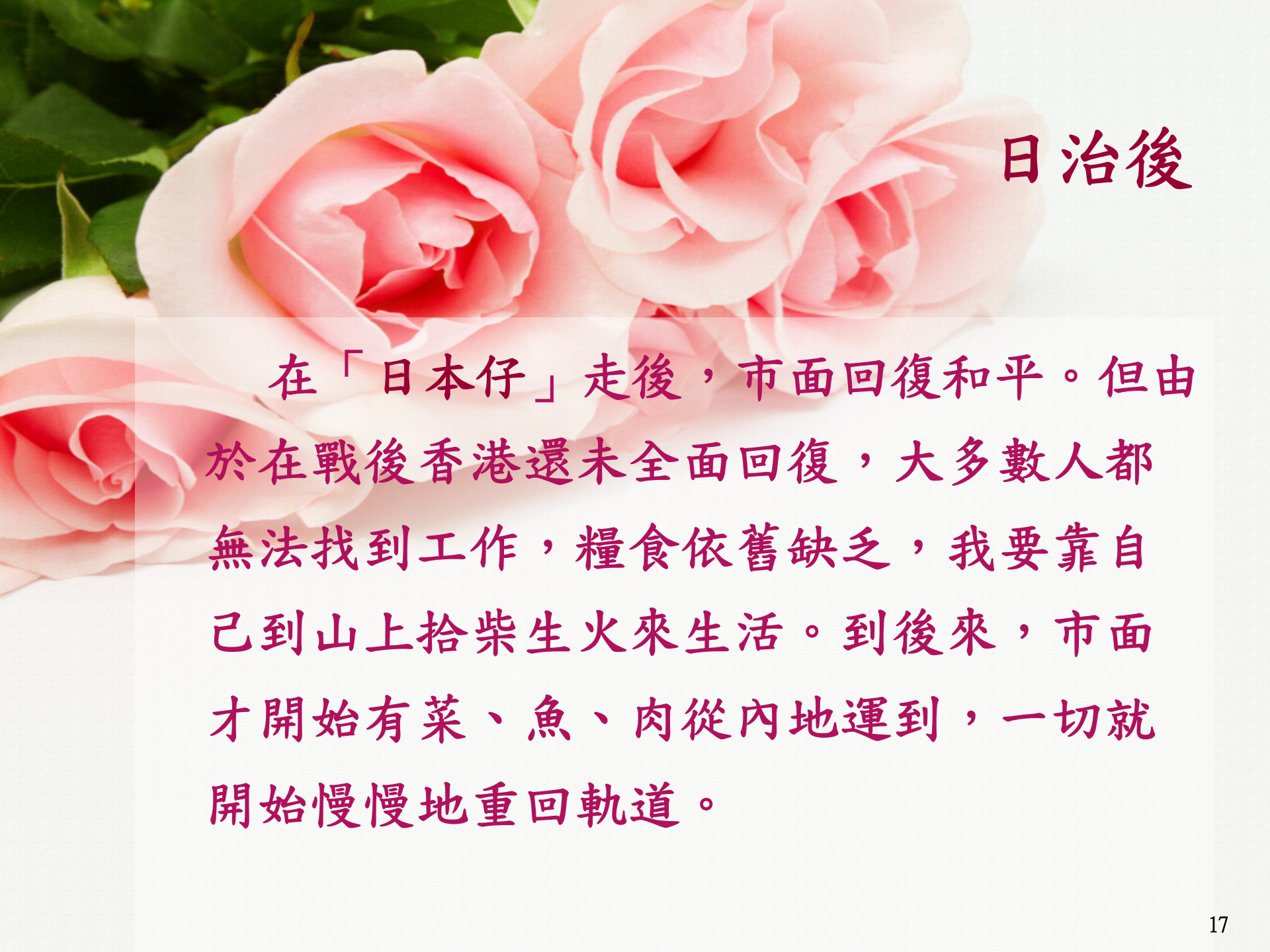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當時滿街都是那班又肥又矮的「日本仔」，他們會隨意姦淫和肆殺市民，更會放炸彈攻擊，所以為了防範「日本仔」，很多婦女都會用爐灰塗抹在臉上，希望「日本仔」覺得她們長得醜而放棄強姦她們。

另外，市民多會躲藏於山洞間，但「日本仔」會用一支特長的竹去打躲在裡面的市民，又會放炸彈堵住洞口，把人活活炸死。

## 日治時期

懼於「日本仔」炸車，令多輛火車停駛，只能藉「日本仔」不為意時偷偷駛至深圳下車逃難，於半夜躲藏在樹林中，沒有任何食物或食水供應，只能到山邊或田邊偷生番薯吃和飲泥水解渴。可是野外的水全不潔淨，結果很多人因而肚瀉不止。



A close-up photograph of several light pink roses with green leaves, serving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text.

## 日治後

在「日本仔」走後，市面回復和平。但由於在戰後香港還未全面回復，大多數人都無法找到工作，糧食依舊缺乏，我要靠自己到山上拾柴生火來生活。到後來，市面才開始有菜、魚、肉從內地運到，一切就開始慢慢地重回軌道。

# 和平後共產黨解放，文化大革命時

日治時期終於過去，但在和平後共產黨解放和期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，我覺得比日治時期還要差。慶幸的事是香港受到的影響比內地的少。在內地的村落，中央會指派一個隊長去管理其他人去耕田，而所得的收成，要全部拿出來重新分配。

當時我在香港，聽到內地的人的困難情況，就擔了一些衣服、已發霉的麪包頭、飯焦、豬肉梅菜回內地派給他們。但他們要出香港就會很麻煩。因為曾經有一個內地人去了香港，那人的全家便被鄉公所抓回去問話了。



# 醫療

當年醫院床位和醫生的數目也不多，  
科技又不夠先進，所以死亡率很高，很多人重病也「有入冇出」。而東華醫院則是全港歷史最久的醫院。而自己有幸當時是入院產子，而且母子平安。



## 教育

想當年，有很多人小學畢業就出外找工作賺錢「幫補」家計，而真正能夠入到大學就讀的更是少之有少。



## 所見「趣事」

當時那些長者去世時，由於沒有升降機，所以會搭竹棚把長者運至車上，在運送的過程中，那些長者就像遊街那樣，看在眼裡覺得「惹笑」。現在想起，卻覺得他們蠻可憐的……

# 現在的生活

我現在獨居，我曾由唐樓搬至鰂魚涌的吉之島，後來，因為政府剛推出了新的房屋政策，是為夾心階層而設的，銀行資產要低於二至三萬才有權可申請，而自己又剛好達申請條件去抽籤，所以就決定再搬屋了。最後，搬到鴨脷洲居住，一直住到現在，已經有十三年了。

近這十年，我的生活尚算安好，不用出外工作，不用憂心錢的問題。我就住在中心樓上，十分方便在中心學習識字。

不過，我的骨退化、膝蓋會痛、長骨刺，所以我要戒口而且要接受治療，擦藥膏和吃止痛藥。



# 平日活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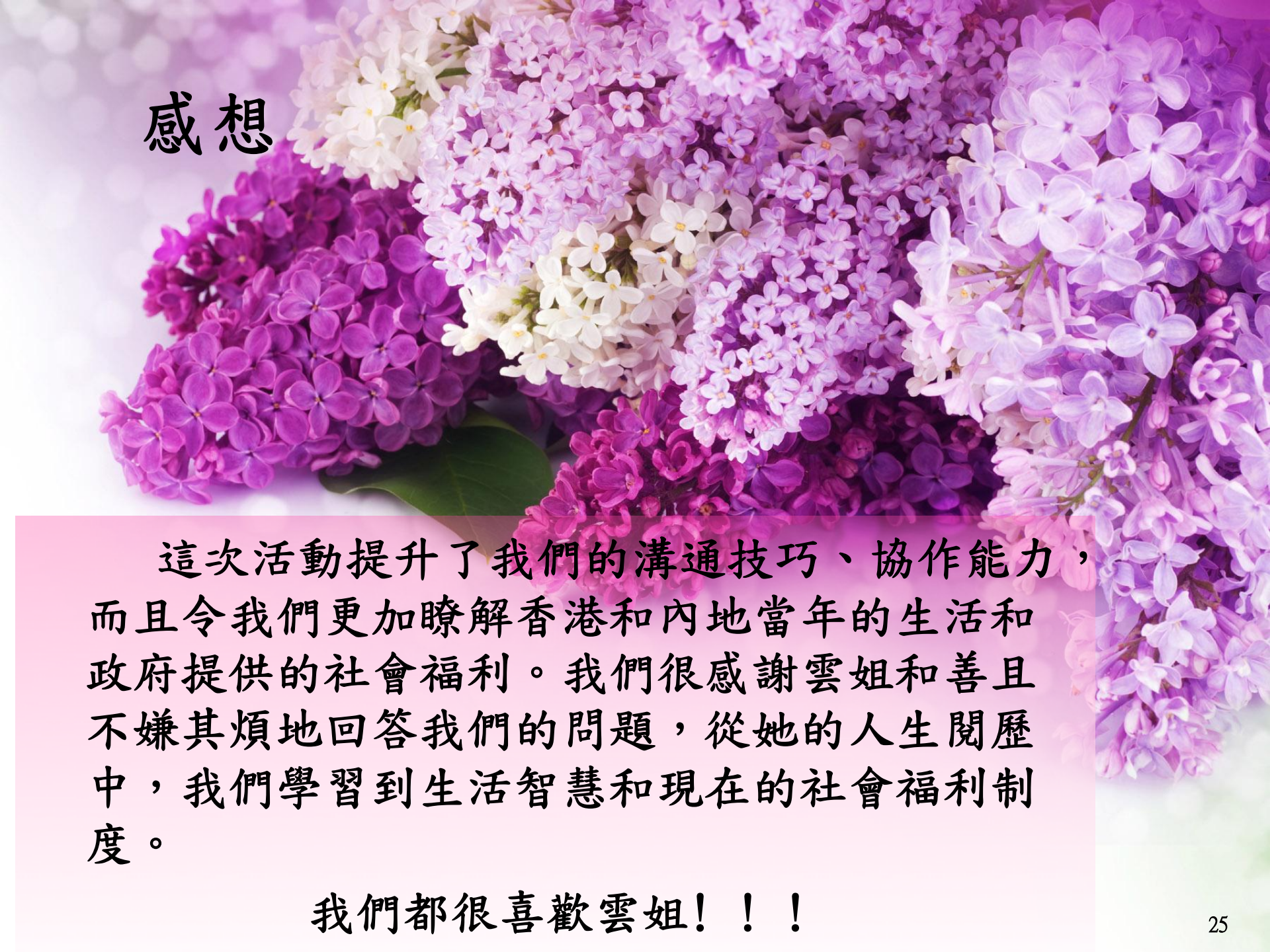
每天，我會早上與朋友飲茶和聊天，  
然後到街市準備午餐。每星期也有3-4次在中午  
與家人吃飯，吃完飯便會到樓下的社區中心  
坐一會，每星期更會做3次運動呢！

# 休閒活動

有空的時候，我會約朋友一起去新界一日遊，參加一些社區中心活動，比如說拜神、中秋團圓飯、開年飯等等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，真的很快樂！



# 感想

A large, dense bouquet of hydrangea flowers in various shades of purple and white, filling the upper half of the frame. The flowers are small and numerous, creating a textured, floral background.

這次活動提升了我們的溝通技巧、協作能力，而且令我們更加瞭解香港和內地當年的生活和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。我們很感謝雲姐和善且不嫌其煩地回答我們的問題，從她的人生閱歷中，我們學習到生活智慧和現在的社會福利制度。

我們都很喜歡雲姐！！





學生義工---吳安琪  
---王曉彤

Thank you

